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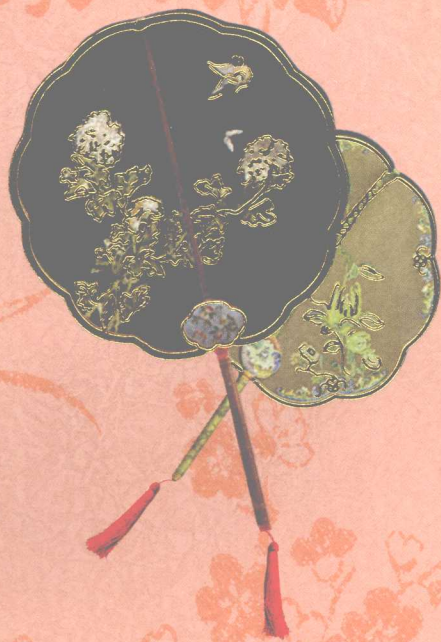
夜上海

金子

【终结篇】

金子◎著

我站在—边，
看风云变幻，
怒浪狂涛，
自以为无欲无求，
却仍躲不过这命运的一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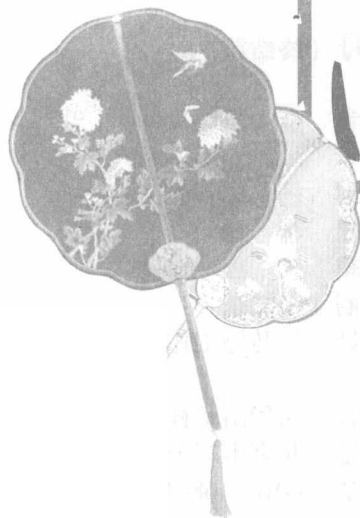
【终结篇】

夜上海

金子

金子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上海. 终结篇/金子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8. 7
ISBN 978 - 7 - 5054 - 1919 - 3

I. 夜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9445 号

夜上海 (终结篇)

作 者 金 子

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

责任编辑 李 磊

特约编辑 吴 燕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232 千字

印 张 19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919 - 3
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

录

- 第一章 名伶 /1
- 第二章 请柬 /15
- 第三章 缘分 /27
- 第四章 赌局 /41
- 第五章 花匠 /58
- 第六章 恶作剧 /70
- 第七章 考验 /88
- 第八章 血缘(上) /104
- 第九章 血缘(下) /119
- 第十章 劫持 /1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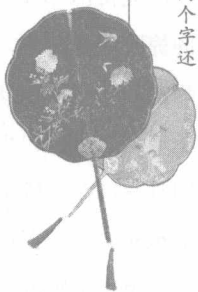
目
录

- 第十一章 残破 /149
- 第十二章 情浓 /160
- 第十三章 兄妹 /175
- 第十四章 姐妹 /189
- 第十五章 压轴戏(上) /198
- 第十六章 压轴戏(下) /210
- 第十七章 团聚 /228
- 第十八章 真相 /245
- 第十九章 复仇 /259
- 第二十章 一生 /274
- 番外 青丝 /294

名伶

第一章

她边说边往前走了两步，站到我和六爷的跟前，微笑着挑细细的眉梢，「虽说名媛当不起，「名伶」两个字还是当仁不让的。」



炙热的火焰恣意而狰狞地舞动着，那么的猛烈，那么的烫。我仿佛都能感受到头发被燎得卷曲起来，那特有的焦糊味飘入鼻端。身边不时地跑过些跌跌撞撞的男女，脸都很模糊，看不清表情，只是从那急促而又压抑的喘息中，感受到他们无尽的恐惧。

不远处的建筑物被烧得噼噼啪啪地炸响着，不时飞过一些碎片，擦得我的脸生疼……丹青呢？六爷呢？他们在哪儿？到底在哪儿？！我惊慌失措地寻找着，想抓个人问问，可不是一把抓空，就是人影诡异地消失了。

我想放声尖叫，大喊丹青和六爷的名字，可用足了力气也发不出一点声音。眼前依旧是模糊一片，只有熊熊的火焰清晰地烧在我的眼底。砰！直到一声巨响……

“啊！”我猛地睁大了双眼想要逃开，眼前突然一片晕黑，人一下子又跌回了

床铺。“呼哧呼哧……”身体瞬间感到脱力，小腿正在抽筋，很痛，一阵阵地痉挛着，只有胸膛剧烈地上下起伏。

我闭上眼，命令自己安静地躺着别动。过了一会儿，腿上那种难耐的痛苦慢慢地消失了。我听着自己粗重的呼吸声渐渐平缓下来，睁开眼，逐渐适应了黑暗，我环视了一下四周。

书桌，衣柜，梳妆台依旧放在原来的位置上，披肩也静静地搭在躺椅上。一切都是那样的悄然无声，只有落地窗上半掩的纱帘被夜风吹得轻轻飘动着，带着一丝生气。

额头感觉有些凉，我顺手摸了一把，一手的冰凉，身下的睡衣也被冷汗湿透，这会儿后背已变得凉津津的。“呼——”我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又做噩梦了。自从经历那天的惊扰纷乱之后，我已经记不清，这是第几次做相同的梦了。

虽然睡衣冰凉地贴在身上，感觉并不好受，可我依然不想起来，只翻了个身，回手掖紧了被角，又蜷起小腿，轻轻揉捏着因为痉挛而有些僵硬的肌肉。

也不知丹青现在怎样了，自从那天她被督军带走之后，六爷就没放弃过寻找她。我知道霍先生也一直在暗地里找她，因为他一直派人偷偷盯着六爷这边，六爷很清楚，却装作不知道。

“清朗，丹青她没事，只是被烟呛昏了而已。我先带她走，回头去找你。我保证她没事，你自己小心……”这是督军那晚说过的话，我一个字都没有忘，可都快过去三个月了，他并没有依约来找我。

我盯着窗外正在摇曳的梧桐树叶发呆，六爷说过，他可以肯定督军并没有带丹青离开上海。车站、码头、交通要道，早就布满了六爷的人，要想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把丹青带走，除非那姓吴的会飞，这是叶展的原话。

那天跟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叶展的脸上写满了不容置疑，可一旁的秀娥小声地嘀咕了句：“那为什么还是找不到人。”他立刻冷了脸色。

想到秀娥，我就立刻想到了墨阳。墨阳也如同会飞一样，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。我知道六爷和叶展曾私下里仔细询问过秀娥那天发生的一切，同时也在让人寻找着墨阳的下落。

丹青消失了，墨阳也消失了，那晚的一声巨响，似乎炸飞了我和亲人之间的一切联系。我拼命奔向火场，想找到所有我最重要的人，我最终找到了六爷，可

也只找到了六爷。

想着六爷那越皱越紧的眉头，外面是纷乱的时局和关系微妙的生意场，回到家又要面对我极力掩饰下的期望或失望的目光。那晚无言的一吻，让我和六爷彼此间系得更紧，我不想他着急，所以从不问，而他也明白我的这份心意，于是又多派了人手去寻找。

这些日子，那些难以遮掩的疲惫就挂在他的眉梢眼角。日本人、苏家、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战争……日子过得就像在天平上加砝码，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平衡。而一根稻草，就可能打破眼前的一切。内忧外患，就连那个总是神采奕奕、面带笑容的叶展也会不自觉地捏着眉头，脸色严肃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思绪飘浮间，天色渐渐地亮了起来，朝霞映着雪白的窗纱，使其带上一抹淡淡的粉色。我眨了一下干涩的双眼，掀开被子坐起来。我用力地搓了搓双颊，想让自己清醒一点。

除了丹青和墨阳，还有一个秀娥躺在我隔壁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这个丫头也算幸运，那些乱砖碎石砸下来，居然只是压断了她右腿的腿骨，其他只是皮肉伤，并没有伤到内脏。这些天一直是我在照顾她，秀娥虽然总是笑眯眯地跟我谈天说地，但是眼底也有着忧愁，因为张嬷嬷也不见了。

叶展和陆青丝都说过，让其他的仆妇来接手照顾秀娥，却都被我拒绝了。每次提及此事，秀娥就用冰凉的手一直拉着我不放，虽然她不说，但我知道她害怕，不想我再离开她。其实我的手也一样冰凉，因为我也一样的害怕。

正想下床去梳洗，然后去帮秀娥，就听咚咚的脚步声从楼梯处传来。我不禁有些奇怪，这宅子里还真没见过有人敢这样没规矩地跑动，就连一向莽撞的秀娥都不敢。

正想着，那个急切脚步声越来越近，突然停在了我的门前，我的心猛地一跳……

门外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有些紧张，手指也捏紧了睡衣的领口。门上轻轻传来两声敲击，我眼皮一跳，“清朗……清朗，你醒了吗？”石头压低了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隔着扇门，听起来有些模糊。

“石头啊，我起来了，你有事吗？”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，刚想起身往门口



走，突然想起自己穿的还是睡衣。“哎，你稍等一下啊。”我扬声说了一句，赶紧捡起放在一旁的衣服往身上套。

边穿边想着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石头这么早跑来找我，是不是秀娥有什么不舒服？难道说，找到丹青和墨阳了吗？还是说……他俩出什么事了？！

“哎……哎呀！”我龇牙咧嘴地吸了口凉气，一想到丹青，手里的动作就乱了，领口的卡子一下子和头发钩缠在一起，头皮被扯得生疼。心里乱成一团，也顾不得疼了，用手硬扯了几下，系好扣子，随手拢了拢头发，就趿拉着鞋赶紧去开门。

“是不是找到丹青和墨阳了？还是他们俩出什么事了……”我一把拉开门，话已冲口而出。门口站着的石头被我吓了一跳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后一仰，退了半步，“啊，没有啊，不是，不……”他结巴着说。

不是……我顿时觉得心灰，说不出是失望还是松了口气的感觉。乱世里，总听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，可是，这样活不见人，死不见……我皱紧了眉头，把那个不吉祥的字眼强行从脑海中赶走。

心依旧没着落地悬在空中，任凭担忧、怀疑、恐惧的寒风吹着。我低低地吁了口气，定了定心，然后勉强做了个笑容看向石头，“这样啊，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石头咧了咧嘴，可笑得比我还勉强。我一愣，刚才急赤白脸地冲出来也没仔细看，现在才发现石头的脸色很不好，一向健康的肤色这会儿带了些暗淡的青灰。

他脸色怎么这么差，又为什么这么小心翼翼？我的眼睛忍不住睁大，心脏瞬间停止了跳动，一口气噎在喉头，难道是六爷……见我哆嗦着嘴唇死盯着他，石头赶紧俯过身来，低声说：“你别瞎想，六爷他没事儿，我小声说话是怕吵醒了旁边的秀娥。”说完，他不自觉地看了一眼旁边紧掩的房门。

我用力地喘了口气，可能是心绪起伏得太大太快，一时间胸口堵得要命。就这么会儿工夫，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简直就和叶大少爷用来练拳的靶子一样，被狠狠地打上几拳之后，刚刚摆正，迎面又是几下重击。

石头这臭小子，一大早装神弄鬼的就是怕吵醒秀娥，他怎么不替我想想啊，吓都快被他吓死了！我用手揉着胸口，正想恶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真给了我一拳。

“清朗，七爷受了伤，不轻，人已经从北平送回来了，医生正在给他治疗呢。可六爷的样子看起来要杀人似的，我爸让我上来找你去看看，嗯……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。还有，我是怕让秀娥知道了，这丫头又该待不住跑去添乱了……”石头的眉头越皱越紧，声音也越来越低。

这番话，石头说得又低又急促，一时间我都不确定自己听明白了没有，愣愣地与他对视了一会儿，才明白过来他说了什么，于是转身就往楼梯处跑，石头在我身后低喊了句什么也没听清。我飞快地往楼下冲，差点被自己趺拉着的鞋子绊了个跟头。

转过楼梯拐角处，楼下的景象顿时让我放慢了脚步，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在楼下的客厅里出现。站在门口的洪川和石虎正警戒地看着外面，一脸的严肃，门外也是人影憧憧。光头大叔正站在壁炉前，低声和一些人说着什么。那里面只有一两个人是我见过的，他们都是六爷和七爷的得力手下，想来其他人也都是身份不低的管事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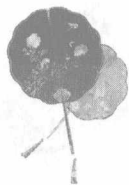
强行压抑的语调，紧蹙的眉头，难看的脸色，空气中充满了惊慌和愤怒的味道。这时，楼下客房的门响了一声，以光头大叔为首的那群人迅速地转过身去。一个穿着浅色条纹西装、戴着眼镜的斯文中年男子悄步从里面走了出来，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手里拎着一个药箱。

“博易老弟，七爷怎么样了？”大叔快步迎了上去，后面的众人也赶忙跟上。孙博易，我认得他，或者说是很熟悉了，他是陆家的私人医生，我上次受伤，还有秀娥这次伤到了腿，都是他治疗的。

他是一个医术和人品都很好的人，出身是医学世家，听说曾经去德国留过洋，回上海后非常有名，自己开有一个很大的诊所。至于他为什么成了陆家的私人医生，没人说得清，只知道不是因为陆家的财势，而是因为和六爷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交往。

孙博易温和地一笑，从口袋里掏出块手帕轻轻地擦着额头的汗，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急不缓。只是从他有些散乱的头发看得出，他也是被人急匆匆地拉到这儿的。

“老赵，还好。七爷之所以还在昏睡，是因为在发高烧，不过这是好事，热毒发出来就好多了。七爷受的是刀伤，外伤是重了些，可内脏并没有受损，要不是



他非硬挺着从北平回到上海，而是直接在北平休养，就不会弄成现在这样了。”孙医生说完，安慰地拍了拍光头大叔的肩膀。

“哦……那就好。”光头大叔长出了一口气，四周把他俩围得紧紧的一干人等也一样，一时间空气中充满了长吁短叹，原先凝重火暴的气氛也放松了些。“孙医生，那什么时候七爷能好起来？不会留下其他的问题吧？”一个看起来长得很精明的管事恭敬地问孙医生。

这一句话把大家的注意力又拉了回来，孙博易一笑，“七爷的体质好，估计静养两三个月也就没事了。因为他很少生病，所以一旦生病，看着就比较吓人罢了。王掌柜，你放心好了，外伤我已经给他重新处理过，内在调养就得慢慢来了。”

大叔他们都点了点头。要不是现在情况紧急，看着这些跺脚上海滩就得抖三抖的人如此乖巧听话的样子，我真的想笑出来。方才有些惶急的心也慢慢地安静下来，孙医生人品稳重，说话向来不掺水分，他既然说没事，那叶展就一定不会有事。

“好了，我还得赶回去配药呢。各位兄弟，那我先告辞了。”孙博易拱了拱手，旁人赶忙回礼并给他让开一条道。大叔亲热地把住了他的手臂，“孙老弟，我让石虎送你回去，现在乱，这些天就让他跟着你。而且你要去哪儿，有车也方便些。”

“也好。”孙博易点了点头，没有过多推辞。我想他也明白，一方面是为了配药寻医的方便，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吧。想来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连七爷都有人敢下手，再放倒个家庭医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“老虎，孙医生让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眼睛放亮点，嗯？”大叔边走边向站在门口的石虎吩咐了一句。“您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孙先生一根汗毛。”石虎憨声说了一句。

走到他身旁的孙医生温文一笑，“石老弟，那就拜托了。”石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憨憨地笑，而是严肃地冲他们点了点头，又恨声说了句：“要是这次我跟着七爷去，非把那些只会偷袭的狗日的脑袋给拧下来不可，七爷也就不会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我看见一旁的洪川悄悄地捅了他一下。

“好了！这些话就不用说了。”大叔低喝了一声。孙医生也微皱了下眉头，看向大叔，“这回伤了七爷的人……”大叔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面容平静，只淡

淡地说了几个字：“那个，就是我们的事了。”字字清晰而冷酷，我忍不住抖了一下。

孙博易明了地点了下头，回握了一下大叔结实的臂膀，就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石虎帮他打开了门，那个年轻的助手也赶忙跟了出去。门一关，一时间没人说话，屋里又恢复了原来那种安静压抑的气氛，让人觉得喉咙发紧。

洪川关好门，无意间一抬头，看见了我。他眼光一闪，恭敬地对我轻轻躬了躬身，我也礼貌地点头回礼。大叔刚要说话，洪川给他使了个眼色，大叔顺势抬头看见了我，丝毫不意外，只冲我和蔼一笑，然后对四周其他人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去书房谈，在这儿说话，容易影响七爷休息。”

四周围着的都是人精，早就有人看见了我，却不会多看多问半句，都低声附和着，跟着大叔往书房走。不一会儿，屋里的人走了个精光，只有洪川依旧守在门口，我悄步走了下来，洪川对我笑了笑，又专心致志地守护在门口。

刚走到客房门口，一股若有若无的药味和血腥味就飘散出来，我做了个深呼吸使自己镇定。刚想推门，门却被打开了，管家带着一个女佣，正端着一盆脏水和一些带着血污的纱布往外走。见到我都是一愣，却没人说话，只是恭敬地点点头，侧身帮我把门打开，让我先进去。

我放轻脚步走了进去，门轻轻地在我背后合上了。这是一间很大的套房，此时天色尚未全明，厚重的纱帘也没有拢起，屋里有些昏暗，家具什么的都是朦朦胧胧的。没等我多看，一声低泣突然从隔壁的卧房传来，低微却清晰。

我知道这间客房是个套间，卧室在里屋，心里越发难过起来。想来叶展的伤势肯定不轻，不然不会直接把他送到这里，而不是送到楼上他自己的房间去。这间屋子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少走几步路而已。

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，我除了和六爷接触得更深之外，和叶展、陆青丝也如此，我心里多少对这二人也有了感情，所以叶展受伤，我心里并不好受。

又稳定了一下情绪，我这才走过去开门。吱呀，尽管我小心翼翼，门扇被推开的瞬间，还是发出了些微的响动。这间屋开着灯，药味、血腥味也更重，我忍不住眨了眨眼，陆青丝那一头乌发一瞬间映入眼帘。平时那么闪亮，那么乌黑的长发，这会儿却没了生气似的散落在被上、床边。



叶展的脸被那头黑发衬得更加苍白，健壮的胸膛和臂膀被渗着血色的纱布紧紧围裹着。一抹高烧引起的潮红在颧骨上，却让人觉得他的脸颊瘦削不已。

那双总是光芒闪烁的桃花眼紧闭着，剑眉微蹙，只有轻薄的鼻翼不时地颤动，让人知道他还在呼吸。我用力捂紧了嘴，不敢相信床上这个毫无生气的俊俏男人，是那个永远神采飞扬、嬉笑戏谑间就灭敌于无形的叶展。

陆青丝的头深深地埋在叶展的枕边，一只毫无血色的纤手紧握着叶展放在被外的手，指甲上涂的蔻丹红得刺眼。她一动不动，偶尔发出一声难以压制的哭泣时，肩头微耸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轻轻地走到床的另一侧，弯下腰想伸手摸摸叶展的额头。手刚伸出去，陆青丝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我微微地吃了一惊，手也僵在半空。她那双有些红肿的风眼里射出的光芒，我只能用凶狠来形容。

这会儿的陆青丝，就像是一头受了伤想要择人而噬的野兽，如果现在那个伤害叶展的人出现在她面前，我毫不怀疑陆青丝会亲手把他撕成碎片。

尽管心里被那目光看得发毛，我还是伸手过去探了探叶展的额头，很热，热得烫手，可这热度也证明了一件事，他还活着。我眼底一热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希望孙医生的判断和医术都没问题。

再转头去看，陆青丝又如同我来时一样，把头埋在叶展身旁，仿佛从来没有抬起过头那样凶狠地看着我。怔怔地看了她一会儿，我直起身走到窗前，那里的纱帘半垂，不知不觉间天色又亮了些，朝阳透过纱帘半明半暗地投射在六爷神情淡漠的面容上。

从我进来开始，六爷就没有回过头看我，只是一个人站在窗前，不知道在看些什么，又在想些什么。他背脊挺直地站着，一如平常，可不知怎的，我就是觉得他的肩膀仿佛被压上了千斤重担，只是他倔犟地不肯说，就这么硬挺着。

站在他身侧，我微微偏过头看着他，嘴巴张了又闭，却什么也说不出口。方才石头说，六爷的脸色看起来像是要杀人，可现在，连这表情也消失了。我明白，他现在不是那个平时总与我微笑相对的陆城，而是六爷了。

看着面无表情的六爷，我不禁想起了陆青丝说过的那句话：“自以为是的怜悯更伤人。”可我现在不是想要怜悯他，而是要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。我鼓足了勇气，去握他的手，甚至想着，就算他冲我发火，或是毫不留情地把我甩开，也好

过像现在这样，自己一个人去承受。

一向温厚的大手竟然有些凉，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与他的紧握，给他足够的时间把我甩开。他没动，我只觉得自己的手也开始冰凉起来。突然，一个轻轻的回握，我的心顿时被热血烫了一下，用力地握住了那只大手，他，明白我的。

我们就这样无声地站着，我却感觉自己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外突然传来一阵人声，与这里的安静有些格格不入。六爷眉头一皱，脸色又变冷了。我下意识地转头去看，心想这会儿谁有那么大胆子，敢在门外喧哗。

陆青丝却突然放开叶展的手跳了起来，披头散发地就想朝门外冲去。“青丝！”六爷低喝了一声，陆青丝身形一顿。呼哧，呼哧……她低低地喘着粗气，头发遮了脸，看不见表情，只能看见她的胸脯剧烈地上下起伏着。

“老六，怎么现在才让人来告诉我！”门一下子被人推开了，陆仁庆脸色阴沉地走了进来，一眼就看见了躺在床上的叶展，愣了一下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说，“你们不要跟进来。”声音却放低了许多，他身后的几个人影也立刻闪了回去，门轻轻地被关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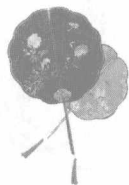
陆仁庆一把推开了正呆立在他身前的陆青丝，走到叶展床边，弯下身子，仔细地打量着叶展的伤势，又探了下他的额头，轻轻叫道：“老七，我是大哥，你听得见吗？老七？”

“大哥，老七在下火车的时候就不行了，强撑着上了汽车后就晕了过去。他太倔了，不过博易说，应该没有大碍，烧完了，清醒过来就没事了，主要是外伤，接下来的也就是静养。”六爷转身走到床边，手却没有松开，我只能跟着他一起走过来。

“嗯……”陆仁庆点了点头，“孙博易的医术我信得过。不过，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也要及时地去找别人来看。”六爷恭敬地点头，“我知道，但这件事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孙博易咱们信得过。”

“你考虑得周详，不过，要是真有什么不好，咱们也顾不得这么多了，老七的身体要紧。”陆仁庆皱眉说了句，又伸手轻触了下叶展的绷带。叶展好像有感觉似的动了一下，陆仁庆慢慢地收回了手。“我明白。”六爷低声说。

这时陆仁庆才抬起头看向六爷，我们相握的手让他扬了扬眉毛。他继而温和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赶忙低头行礼，“陆先生好。”“嗯。”他笑着点了点头。



自从上回我抓了他的领子狂吼乱叫之后，每次见到他都不免有些尴尬。我也因为那件事出了名，大叔他们觉得好笑之余，对我竟然都有了一丝敬佩，不同于从前。我听石头说，大叔还私下里跟洪川他们夸耀过自己的眼光好，就得是这样的姑娘才配得上六爷。

陆青丝也因为这件事对我态度有所改变，虽然还是那样阴晴不定的，但言谈话语里没了原先的恶意。至于叶展，受伤前经常抓着自己的衣领故作害怕地对我说：“以后我可不敢惹你了，看来以前你对我还真是客气啊，云大侠女。”我当时被他说得面红耳赤，周围的人全都哄堂大笑，六爷也跟着笑，笑得却很温暖。

可现在……我低头看了一眼昏迷中的叶展。“老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干的？”陆仁庆突然淡淡地问了一句。我回过神来，看着面沉如水的六爷。他突然放开了我的手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，手离开的时候，又不落痕迹地稍稍用力握了一下我的肩膀。

我看了他一眼，他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，但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就对陆仁庆客气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外走。有些事情是我不能参与的，更何况我也不想参与。

门关上的一刹那，我听见陆仁庆问：“听说老七是被一个女人救回来的？”我一愣，关紧了门，心里却想着，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一边又想着赶紧上楼去，估计这会儿秀娥已经醒了，没看见我她一定会起疑心，不晓得石头正怎么糊弄她呢。

刚一回身，就觉得外间的屋里有些不一样，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是有人把窗帘拉开了，屋里变得亮堂起来。眼光一转间，突然发现窗边站着一个窈窕的身影，那熟悉的背影让我猛地倒退了一步，后背一下子撞在了身后的门上，“丹青……”我情不自禁地喃喃叫了一声。

窗前的那个人影闻声顿了顿，姿势优美地回过身来，她仔细地上下打量了我一遍，然后笑问：“你叫我？”一口十分好听的京片子，我怔怔地看着她那双似曾相识的风眼半晌，同时问了一句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个娟秀的女子听到我问的话，只是抿嘴一笑，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那双仿佛被清晨的雾气笼罩着的风眼安静地盯着我看，带着几分估量，也有一分了然，好像她知道我是谁似的。

“你……”我话未说完，背后突然感觉一空，原本身后紧靠的房门突然被人打开了，猝不及防之下，一下子跌入一个温暖的怀抱中，一双有力的手臂稳稳地圈住了我。

六爷身上熟悉的味道迅速包围了我，我只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，就安心地放松下来，借着他的手臂站稳了身子。原本以为六爷会放开我，可他只是松开了一只手臂，另一只手轻搂着我的脊背往前带了一步，然后回手轻轻地关上了房门。

六爷轻搂着我走到窗前站住，却并没有放开我的意思，我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六爷的下巴上冒出了一些青青的胡楂，难得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。在人前六爷一向都很有分寸，从不会对我表现出什么亲密的举动，虽然私底下会抱抱啦，摸摸头啦。

记得有一次被正要出门的陆青丝和叶展看见了，叶展摸着下巴一脸的坏笑。六爷还好，只是若无其事地放开了我，倒是陆青丝对我没好气地哼了声，“你脸红什么？六哥抱你那样，就跟当爹的抱小丫头似的，还摸头……哼，有什么好害臊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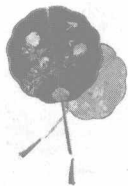
我虽然觉得非常不好意思，可那个时候已经很熟悉陆青丝刀子嘴的个性了，对她的冷嘲热讽也早就不放在心上，只是红着脸微笑着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，谢谢青丝阿姨提醒。”陆城要是我爹，那她不是阿姨是什么？

“哈哈哈……”那时的叶展放声大笑，原本镇定自若的六爷也扑哧一声，然后就是几声干咳。陆青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会儿，什么话都没说，扯着笑得只见牙不见眼的叶展转身就往外走，细细的鞋跟跺得木地板咔咔作响。

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陆青丝虽然看起来是怒气冲冲地走了，但是我并没有忽略她眼底的那抹温柔，虽然那温柔只是因为叶展的笑声和六爷的笑容，而不是因为我。

“清朗……”六爷轻轻叫了我一声。“嗯？”我眨了眨眼，六爷正看着站在我们对面的那个女子，“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袁小姐，嗯……”六爷语气迟疑了一下，“北平名媛，这次就是多亏了她救叶展回来的。”

“哦……”我下意识地冲她点了点头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，那位袁小姐却嫣然一笑，“陆先生太客气了，其实我也没帮上什么大忙，再说……”她垂下眼睫毛，有些自嘲地一笑，然后抬眼看向我，“陆先生太抬举我了，‘名媛’这两



个字我可当不起。”

她边说边往前走了两步，站到我和六爷的跟前，微笑着一挑细细的眉梢，“虽说名媛当不起，‘名伶’两个字还是当仁不让的。”说完，她向我伸出手，“你就是云清朗小姐吧，我听七爷提过你好几次了。你好，我是袁素怀，不过，一般大家都叫我另一个名字，凤兰。”

凤兰……我微微地吃了一惊，这个名字我一点也不陌生，早就听石头给我和秀娥绘声绘色地描述过：北平京剧名伶，十三岁入行，十六岁凭着一折《游园惊梦》，红遍北平城和天津卫，与上海虹济戏园齐家班的姜瑞娉南北呼应。唱得比这两人好的不是没有，但是长得比她们漂亮的不多，今天一见，果然不错。

石头那时唾沫横飞，说得好像自己亲眼看见过似的，其实都是听石虎他们闲聊时说的。据说七爷每次去北平，肯定都会去天桥附近的老剧场捧这位凤兰的场。那边早就谣言传得满天飞了，她名义上是七爷的红颜知己，其实两个人早就暗度陈仓了。

看着那只伸在我跟前的纤纤素手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迟疑了一下，忙伸出手与她轻轻一握，干干地说了一句：“袁小姐，你好。”袁素怀点头微笑，“你好。对了，我看起来很像云小姐的某个熟人吗？”我一愣，想起方才叫过她丹青，但还是摇了摇头，不想再多说。

袁素怀也不追问，收回了手，又看向六爷，关心地问了句：“陆先生，七爷现在怎么样了？”六爷礼貌地一笑，“有劳袁小姐挂念，应该没什么大事了，只是需要静养。对了，你怎么不去好好休息一下？是不是管家给你安排的屋子不舒服，还是……”

“啊，不是不是，您误会了。可能是一路上奔波，有些累过劲儿了，根本睡不着，再者我也是担心七爷的伤势，所以忍不住过来看看……”袁素怀做了个无奈的表情，又想起什么似的加了句，“我是不是打扰到七爷休息了？”

袁素怀的声音清脆中带了一丝磁性，咬字清晰，一口京片子让人听起来非常舒服。六爷对她摆了摆手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我们身后的门打开了，我和六爷同时回头看去。

陆青丝探头出来，她脸色雪白，眉头淡得几乎看不出颜色。她看也不看袁素怀，只对六爷平板地说了句：“六哥，大哥等着你呢。”说完也不等六爷回答，径